四書正解

卷之三十

孟子盡心下

口12
2544
30-30

門仁12
號 2544
函 30-30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三十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童嘉駒幼千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仝校
周陛嶽輯思

大正年月日
贈

孟子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不仁章全旨

此章孟子爲時君好戰而發世主即甚不仁不愛民者有矣寧有甚者乎棄子弟子死地而毫不關情者寔動于一念之欲而不自覺耳故借梁惠以醒當世所以杜天下之殺機也上節是斷梁惠主之不仁而言其意下節方因問而言其寔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叅序　孟子曰君德莫貴于仁乃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主于愛人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亦愛之蓋無往而不用其恩也不仁者偏于慘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并其所不愛者亦不愛之蓋無往而不受其害也今惠王正以所不愛而及所愛非不仁而何

析講　仁者四句以仁形起不仁正以明首句之意重不仁邊俱泛說○仁者所及是推及乃擴充意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乃連累意○不仁照下節節即所爲指出所蘊來梁王不仁在言外○蒙引仁者以萬物爲一體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爲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蓋民物皆吾所愛視親則爲在所不愛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叅序　公孫丑問曰何謂以所不愛及所愛也曰仁者用心由親而民由民而物梁惠王以貪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以爭之至于大敗將復戰之又恐民莫用命不能必勝故驅其所愛太子申監軍以殉之以至于殘虐而死夫以土地視民與子弟則土地可以不愛而民與子弟在所當愛矣茲則因土地及民因民及子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視愛物者何如耶吾故曰不仁民而愛物

析講　按子弟雖尤愛于民而本章立言特重在民勿遙重在子弟云以土地之故及其民甚至及其子弟是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春秋章全旨　此章意重尊王正全重春不無義戰句彼善句輕正見無義戰也征者節推原所以無義戰之故由于

僖王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合參孟子曰嘗觀春秋一書其中紀戰者多矣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訓無有以其戰爲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有假尊王之事以行之聲無王之罪以擊之而春秋謂彼之戰差善于此之戰者則有之矣然總之無義戰也

析講春秋是言春秋之經非謂春秋之特也無義戰指孔子書法言○無義戰言無有許其戰之合義者註中著其擅興之罪此意且勿露出恐滅下文彼善于此亦不就戰上說亦是春秋品第彼此之優劣也總是言無義戰意非僅許之也如齊桓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于天王爲能尊晉文城濮之戰過荊楚之憑陵于中國爲有功此其事雖若善然皆不真王命而擅興師旅故夫子一以別書遂以訓其專二則書及以訓其意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發淺說夫春秋所以無義戰者何也征戰者以上而伐下之義也諸侯奉而伐之此大義也若相征便是無王矣春秋之戰皆是敵國相征而未嘗奉王命安得有義戰乎

析講義字是案征者句是斷孔子作春秋正以明征伐之善不出諸侯收敵國之柄歸諸天子○太全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各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了作矣無義戰三字斷盡諸侯兵爭之罪○眞註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皆指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

盡信書全章

此章以當時好戰者多藉口于古人以自文故借書詞論起爲武王辨白一番以開世主之仁心全人無敵句是斷案何其血之流杵句是翻案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黎洲淺說孟子曰凡載事之書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已不可執于其詞而一一盡信之也盡信書則時或有害于義既無以明古人之心而反以滋後世之口實不如無書之爲愈也

析講[辭止]曰書字且泛不指尚書然大義則炤炤末節○無書不過載古人之迹盡信則必失古人之心其有借以文奸者其貽害不小故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十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仁之法而已

析講[辭止]曰書字且泛不指尚書然大義則炤炤末節○無書不過載古人之迹盡信則必失古人之心其有借以文奸者其貽害不小故不如無書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析講取二三策而已矣正是不盡信處

杵舂杵也武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黎序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盛世之良史宜若可信矣然其間詞不背義而有可信者吾但取其二十三策如奉天伐暴發政施仁而已其餘安可盡信也

析講[太全]問血流漂杵乃紂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設之者皆商人非周人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援本塞源之論蓋雖殺傷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意○何其血之流杵也何字好將欲疑之則書有此言將欲信之則武王決無此事○首句是

論其理如此下二句是反書意而說是言見有害于仁人無敵之意可見書不盡信也

有人章全旨

此是提醒人君勿爲戰陳之人所惑意首節言强兵之罪大下詳言好仁之無敵以明之全重好仁之節引湯武作証歸結在焉用戰字上二方知戰陳之人全無用處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蔡淸說孟子曰戰陳者不仁之事也今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彼固自以爲有大功矣自我言之斯人也乎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罪之人也

析講罪在殃民上見全從兩善字生脈惟其善罪之所以大也○眞註有人曰益當時人臣自貢之詞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蔡序今之君所以必用戰陳者欲以兵威服天下也不知國君好仁而有以感動乎民心一旦興之爲救之師則天下自無有與之爲敵者矣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蔡序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怨之若曰我亦苦于虐政也奚爲後我執有敵之者

析講舉東狄以見其遠也重奚爲後我句見其無敵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蔡序又如武王亦好仁之君也其伐殷也載輜重之革車只用三百兩執射御之虎賁只有三千人其不尚兵威如此

析講此一節句只言其不特兵威以矯善爲戰之意○革車載輜重之車以皮製其輪籠其轂故號爲革車虎賁勇士之近王者如射御蓋勇七之屬以武王所率者言若今之親軍禁軍也三百兩二千七百人庸蜀羌髳諸國其兵不在此數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蔡虔說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而謂商人曰無畏我來除暴以安寧爾也非與爾百姓爲敵也于是民皆若崩厥角然以稽首爲夫誰與王敵

析講此條只重若崩厥角稽首一句○辟土此上三條以湯武明其無敵雖皆是書詞不筭引書可勿辨其同異也○王曰至姓也止乃謂商人之詞若崩句救詞崩只是垂向下之意言商人叩頭抵地有如獸角之下觸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爲於虐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蔡虔說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于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爲言正也謂其以仁義之師而正彼虐民之罪也則民爲暴者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既不用戰則焉用湯武之事看來以決其無歟耳

析講不重解征字之義只由湯武之事看來以決其無歟耳

梓匠章全旨

此章勉學者自求心悟不可徒恃教者之啓發也

規矩喻下學之法巧喻下學中有上達之功但悟不悟即是巧不巧悟即是規矩故有能使不能使之別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正意于前後見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

意蓋如此

雲浅說孟子曰君子教人有可傳者有不可傳者曲藝觀乎木工有粹匠車工有輪輿其教人也能與人規矩而不能使人巧規矩可以循之成法至于巧則神明之獨有得心應手之妙不可以規矩也亦在人之自得而已

析講 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之教人自洒掃應對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在規矩中是既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是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

舜之章全旨 此章總在舜心上見他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而安不以物動乎已也無所欣戚于其間隨寓而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亦飯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發序 孟子曰常人之情未有不隨遇爲欣戚者也嘗稽帝舜其始之飯糗茹草也貧賤極矣而舜不自知爲貧賤也吾窺其心殆若將終身焉焉未嘗因處因而有慕于外也及其後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侍富貴極矣而舜不自知爲富貴也吾窺其心若固有之未嘗因勢分而有動于中也

析講 大全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上則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像他如此在舜併不自知其忘富貴貧賤也及其二字文法雖層折講法須直下○ 王觀瀾曰終身固有互知看以後之富貴觀之舜非終身貧賤以前之貧賤觀之舜非固有富貴此章教人慎所施也重在末句蓋施處于人而貽禍于親者以爲非我所爲不知殺者非我而所以

吾今章全旨

致其殺者則我也故孟子寔言其理勢以儆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
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
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

愛敬其親矣

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眾淺說 孟子有所爲而感發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取禍至重也天道好還無施不報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兄人之兄人亦殺其父兄也特間一人耳其寔相出爾反爾皆自殺之也殺人之親不重乎

析講趙註 父讐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大全張氏 曰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干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戚是仁術也

古之竟全肯 此傷當時之橫征暴斂則反爲害于民將以禁民之害橫征暴斂處挑出爲暴來無限怪嘆壞法之感言外見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識察非常

泰序孟子曰古先王之于民貿在眚有以仁之而已故其爲關也將以禁暴客此設關之本意也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一〇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此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泰序今之爲關也將以欲征商貨之出入施虐下民以爲之而已民其如之何哉夫即一關而古今之仁暴相遠如此

深可慨矣

身不章全旨 此章見人當盡道意上二句以躬行言下二句以出令言獨言妻子者妻子順予主承吾最尊而妻子皆居卑勢最易行今最易從今不能然則一言一行可離于道乎舉妻子則外而國與天下可知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
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衆蒙引 孟子曰道者理之當然君子所以行之身而可法令之人而可從者此也身不行道則觀法無自化不行于妻子夫妻子至近而易行者以使人不以道則處置失宜令不行于妻子乎他人乎

析講 兩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言也是舉最近而易行者以概其餘○不行者不能行者令之不從也○

註 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弟是也

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如投以不可堪施以不恕之類加一能字勢不能也若道人所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起耳故不用能字

周於章全旨 此章勉人蓄德意把周利引起周德上段輕下重兼定見守意邪世與亂世有別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如孟子在戰國之亂世崇王黜伯明仁義闢楊墨正邪世不能亂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
不出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周于利者有以自給雖遇凶年不能殺之故良農不患乎年之凶而惟患乎蓄積之不厚周于德者有以自立雖處邪世不能亂之故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充戰兢自持不敢挾一長一材以自足所以周其德也

析講 不能亂不但不爲邪說所亂當體註中德用有餘意如下

君之不正者可以正之民之不正者有以化之異端有以拱之伯術有以反之皆是○蒙引識不到則眩如荀彧之爲莽大夫是也操是也守不到則敗如楊雄之倒閣手板是也氣不到則恸如王垣之力之法爲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二字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

好名章全旨

此章論觀人之法好字以名爲好其實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之法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之法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合參孟子曰讓美德也能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謂其足以成輕富貴之名也然苟非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其人指真能讓國者言雖簞食豆羹之小者一有得失反不覺其喜怒之見于色矣是豈能讓于大而不能讓于小哉蓋名之所在雖大而勉强爲之名所不在雖小而真情發見觀人者不可不察其所安矣

析講　大全朱子曰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窒而不能無失聲于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指真能讓國者言非指好名之人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人所共見簞食豆羹得失之際人所不察好名之士所以飾情于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乃發露于此而不覺也主意在註勉忽二字于其所忽者觀人然後見其所安之實矣○大全則着意脉節即註中所勉意也小則不着意露真情即註中所忽意也

不信章全旨

此章見爲國之要道仁賢國之楨幹禮義國之防紀皆不可缺三良語平而敘其次第當以仁賢爲主蓋仁賢爲國之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修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衆大全孟子曰爲國有要人主當知所重而急國之所以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信

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托好究有所憚國本
植立而堅固矣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
則國空虛雖有億兆之衆不足爲有無也
析講新安陳氏曰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
仁賢自有不信用則無○仁賢合看蓋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黎張氏國之所恃以維持者禮義也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家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以治也無禮義則名
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替下僭而日入于亂矣
析講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爲禮之理也義爲事物之宜準
之以行則自然有節文而爲禮宜合看
無禮義總是名分不正道揆不明意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必
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也

黎張氏國之所恃以經理者政事也有政事則大綱細目紛
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苟政事廢壞不修則無以開
財之源節財之流而財用不足矣此三者正爲國之要而仁
賢其本也能信仁賢則禮義由之以興政事由之以立而王道其易矣
析講按政事不但爲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故云○政是
大綱事是節目然亦不必分如周禮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
賄九式節財用皆是政事皆所以經理國用者也

不仁章全旨

當時七國之雄互相吞噬自謂力可以經營天下
矣故孟子以仁字藥醒之意歸重下一句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
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
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二十一代而後可
黎蒙引孟子曰不仁之人下以力而脅其民上以力而脅其

君則亦得以盜國者有之矣若普天下之人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析講 得國以士地言得天下以人心言不仁得國如田豎之于齊三十卿之于晉是也（言外見得必以德行仁方可結億兆之心方可以得天下）

民爲貴全旨

此章總爲不恤其民者而發通章重民爲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來形容民貴之意欲君愛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也下三節非止各節釋各一句總是發明民爲貴之意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黎庶孟子之時凡國之所恃以立者有三曰民曰社稷曰君然就二者較之天下之至重爲民民爲貴而社稷次于民至于君雖神人之主而寔爲輕焉

析講 註國以民爲本以下云云皆推原之詞且勿露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

黎庶雖民爲貴是故得乎丘民之心皆爲我歸即可以得乎天下而爲天子之心不過命爲大夫以得尊貴者之心反不如得丘民之心此所以民不可輕也

析講 存疑得乎天子亦可以爲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亦得乎丘民也觀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此只得乎丘民者也○得乎天子二句下重得乎丘民一註則天下歸之貼爲天子句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黍稷諸侯之立所以保民而主社稷也苟淫佚無道不能保民而危及社稷則天子必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主之而人君不能有常尊矣夫君位之存亡係于社稷之安危是君輕于社稷也而其輕于民可知矣

析講諸侯危社稷要跟虐民來變置民是變易其位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一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黍直解社稷之位所以依民生也苟純色之犧牲既肥腯黍稷之粢盛既潔馨春祈秋報不失祭祀之時然而或旱乾或水溢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當毀其壇壝徙置他所以示更新之意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夫社稷之更置係于生民之利害此所謂社稷輕于民也而君之輕于民益可知矣

析講大全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可不知懼哉

衍義補云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所以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變置社稷謂更置壇壝于他所非改立其神也○註年不順成二句出禮記郊特牲○壇壝猶言壇墠也八蜡一先穡神農也二司穡后稷之官三百種謂百穀之神四農田畯督農者也五郵表畷郵亭督農者所居及標表連畷處也六貓虎迎貓虎之神昆蟲田鼠田豕也七坊所以止水蓄水八水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也天子歲十二月合祭八蜡若甫暘不雨則不祭八蜡之祭不通蓋以其神無功也

聖人章全旨

此章夫黃惠之爲聖人首二句言聖人爲百世師而歸之黃惠流風之遠以明其爲聖人

也末句只帶言不以當時後世平重○朱子曰孟子願學孔子乃以百世之師歸夷惠而孔子反不與焉何也蓋孔子道大德全而無迹學之者終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雖贊在夷惠意在伊尹聖之偏者猶爲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爲萬世師無疑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灸之也餘見前篇

風餘韻即有以表師極于將來況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爲廉懦愚必明也懦夫化而有立志雖氓必强也柳下惠往矣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爲敦皆不倫之民也鄙夫化而爲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振奮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若是其神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雜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所乖則人仁而清和亦與之俱化矣安能感化之若是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況與聖人生同時居同里親近而薰灸之者則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信乎其爲百世之師也

析講 麟士曰聖人二句重宜二之師百世而斷其由于聖人也況于親炙句太良無此一宕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反未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甚重○首二句是總目故聞之下是言之餘四句是鋪上聞風感化之遠而斷其爲清和造極之聖以應首句聖人二字末句只帶言之非久進一層也行造其極之謂聖師字只在聞風興起處之流傳于後世而可以感動乎物者也

仁也章全旨　此章爲求道於身外者發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爲是故說仁也者人也合仁于人而言之乃所謂道也總是欲人反身求道主意在二合字上二人知下句說不合字不知上句即實合字意○鄱陽朱氏曰此章見仁爲吾身天理而體仁之即爲率性之道上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之理也人物之所同有也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固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合參孟子曰人告知有仁與道之名而不知皆吾所固有也仁也者非他即是人所以爲人之理也有是人之身即有是仁之理本無或出者故合仁于人而言之性以挈形形以率性便爲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行而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非所謂道而何世之外人以求仁與道者豈不惑哉

析講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此單言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蔡氏曰仁即是人物則相麗形性渾合豈可離而言之乎故必合仁于人而言然後見其爲率性之道也此深明道不遠人欲人反身求道之意○仁與道是一一事仁不外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單言仁只是个性耳單言人只是个形耳合形與性乃謂之人人與義便是仁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乃謂之道○合而言之只說个合仁于人而言之不可又倒說合人于仁而言之○紹聞編合非用力字要看言之二字○達說知仁仁者人也則求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遠人者不可以爲道矣

去魯章全旨　當其可即爲道故去魯以遲行爲道去父母國之聲則以速行爲道上句即其事而釋其意下行即其事而記其事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齊序孟子自齊適魯而去齊曰遲遲吾行也豈濡滯哉去父母國恩重于義道當如是也又因暴妻之沮而去齊則漸按而行豈迫遽哉去他國恩不掩義道當如是也蓋可久可速聖人之一時也

析講蒙引　遲遲句在未行之時說蓋因予路可去之言而發○去父母去他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詞

君子章全旨　此章下句釋上句言外見厄爲氣數之窮與聖人之道無與也上下以君臣言無交主孔子無可與交而言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阨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齊序　孟子自齊適魯而受厄也則以上無禮賢下士之君下無推賢讓能之臣以爲之交也是以不免于厄也此固上下之責也于孔子何尤哉

此章見人當盡其在己只重士字雖文王不過于此而君者耳孔子亦不過士而師者耳何患不理于厄哉無咎就絡稽言雖只尉以無傷而盡其在我之意已

絡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絡姓稽名

趙氏曰絡姓稽名爲衆口所訓賴也

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齊序　絡稽曰人得衆口之譽則有所賴稽今爲人所訓大無賴于衆口將如之何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訓拨此則憎當從心益傳爲之誤

齊直解　孟子曰毀譽由人修爲在己訓固無傷于寔行也大凡爲士者德修而謗興道高而來益多爲衆口所訓此其常也

析講　此士字指士流之望如下文孔子文王是也說士字亦可見稽之未足爲士矣○憎字訓註益多猶言比比當人更多受訓謗也新安陳氏曰爲士者往往見憎于茲多口如論語之屢憎于人其說亦可從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
亦不殄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珍絶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叢序誌以古之憎茲多口者言之詩云憂心悄悄然其甚而猶曰見怒于群小此非爲孔子言也而孔子之事足以當之又有云故今不珍絶人之慍怒而亦不隕墜已之聲聞此非爲文王言也而文王之事足以當之士見憎如此此可見小人愚不可爲孔子文王耳羣小之慍與厥慍之不珍固無傷也于誌盡其爲士之道何必以不理于口爲病哉

析講言孔子文王尚不免爲人所慍怒則衆口亦何害乎二詩非言孔子文王只二聖人之事足以當之亦不必就出莊姜太王前詩重下何後詩重上何正見士憎多口之意○

全孔子當之如見毀于叔孫武叔孫氏名州仇魯大夫見公冶長篇○二愒字俱是人慍我即訓意也

賢者豈全肯

此章見爲治貴有本二段抑揚不平思古以傷今也○捐南兩以字重看上是躬行以率人下是法令以驅迫兩使字異一八是引道他二一是驅迫他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以德言位言皆可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久而不反者惡知其不足也

堯舜聖之性也湯武反之也五霸則假仁以行之者也假之久而不反則以爲己有矣惡知其不足則習而安之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譬猶惡濕而居下也

仁者人之安宅義者人之正路仁則榮矣不仁則辱矣惡辱而不仁是惡濕而居下也

如惡辱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此引詩而言之迨及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戸穿壁以通明也此詩人自言及天未陰雨而徹取桑根以纏綿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蓋以喻及國家閒暇而修其政刑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存乎人者謂人之所以爲人者也良善也眸子目中瞳人也掩蔽也瞭明也眊昏也廋匿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得焉如是者豈能以禮存人者也

恭儉皆德之目侮奪人之君謂以威勢加之而取其財物也惟恐不得焉言其貪鄙之甚也以禮存人者謂以禮存心而接人也

山徑章全肯　提醒高子在介然爲間四字見心學不可少有間斷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夏

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修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象序孟子謂高子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蔓有如山中小徑僅容人之蹊步間未見爲間之暫若不用以行頃人皆用之遂成大路雖成大路及爲間之暫若不用以行則依舊茅草塞之矣是路之通塞一視乎人之用不用如此然則人心善端發處一蹊間也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一大路也否則內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一茅塞也今子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工夫間斷而氣習物欲之爲茅者塞子之心矣可不思所以自用之哉

析講山徑四句俱喻言正意補在塞之下以起末句山徑之蹊喻人有惟微之道心成路喻其平坦光明之心體茅塞喻物欲之障塞用不用喻心學之加功與不加功介然爲間喻此心存亡係乎俄頃之操舍末句是孟子窺見高子心學偶懈故以此懲之○太全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去而學他術○輯註爲間不用是既用之後復不用也高子平昔學于孟子之門良心亦有開發處今却間斷了觀本文一介字可見○上間字平聲言山路之微可通行處也下間字去聲猶言暫也

禹之章全肯　此章總是高子以舜禹之事論樂孟子以易曉者通之城門一何只以之喻禹樂非喻文王樂之美其尚于文王樂之聲乎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王樂也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象序高子曰嘗觀諸舞與文王皆聖人之樂也以我較之禹節南篇皆聖人之樂也以我較之禹樂聲之美其尚于文王樂之聲乎

析講只重禹樂不以文王平看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　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合參孟子自聖人之樂術易知也子以禹樂爲過于文王二者果何所據以言之哉曰觀用之者多少即知樂之優劣禹樂器乃敝也文王之追不然吾以是知其尚于文王耳

析講眞註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衆樂器可知與乎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參岐曰是一追蠡者奚足以知樂之優劣哉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城門車轍之迹其深獨異下城中豈一車兩馬之力使然與蓋城門惟容一車兩馬之力故其轍迹獨深非若城中之淺也然則禹之追蠡亦前千餘年而日久積用而然耳豈爲其優而用之多耶何可以此擬文而漫云尚也

析講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蠡也兩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平日久故車多也○論樂當以德以功高子徒以器之蠡不蠡言樂其見殊陋故孟子亦不與深言而以軌迹之易曉者示之

齊饑章全旨

此見孟子知止之義金重二復字前已發棠而復于爲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而復于王不用之時則不可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黎序孟子在齊值齊國又饑陳臻曰今日國人望賑皆比大子將復有勸王發棠之舉以臻論之殆不可復爲請也

析講蔡氏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賑貸偶爲之則可若復發之則歲常飢而廩有限安能發得許多而爲之請者適以見其不知耳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黎淺說孟子曰君子處事當相時而動以今日之所遇不合而復請發棠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徒手搏虎卒之改其前行而爲善士是足見重于士林矣則一日之野適有衆逐虎虎方負嵎據險之威莫敢攖望見馮婦而迎之馮婦乃見獵心喜攘臂下車以徇其請斯時也衆逐虎者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笑其爲善之不終而不知止也復勸發棠得毋類是而爲士所笑也哉誠如子言有所不可也

析講趙註馮姓婦名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于爲善者不察夫理義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于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于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于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王觀濤曰想初次勸王發棠王必有不樂而强從之者孟子難于顯言故托

爲婦爲喻○善士只是改去前日
差技角力之陋看意不必深看

口之章全肯　此章伸性命之辨總是要人安命而盡性上節于衆人以爲命者則伸性而抑命抑性便見命之當安下節于衆人以爲性者則伸命而抑性便見性之當盡無非欲人遇人欲而存天理也○蓋性命一也天所限制爲命我所稟受爲性前五者我所稟受而寔天所限制後五者天所限制而寔我所稟受通章主意如此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性耳故總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此

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蔡大全　孟子示人以性命之正曰自性命之不明于天下也欲之所在則人皆言性而不言命矣自我言之如口之于滋味也有所嗜也目之于采色也有所美也耳之于聲音也有所樂也鼻之于香臭也有所好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有所願也皆氣稟之所有合上智下愚而同之者也此亦性也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矣却不知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蓋有天所限制之命存焉須聽于天安于定分始得君子則未得不强其欲縱其欲不謂此爲性而徇之也

析講　蒙引據程註集註五者亦性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言亦不爲誤矣曰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所云則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是氣質也○朱子曰五者固是性之所有而求必得又不可謂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貴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雖可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又當安之于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極而不知限制也○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命理與氣言貧賤之安于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
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堯舜智矣而不
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
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
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
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皆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
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
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
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
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黎朱子曰理之所在則人皆言命而不言性矣自我言之如仁
之于父子主于愛也義之于君臣主于敬也禮之于賓主主于恭也
智之于賢者主于別也聖人之于天道主于純也夫是五者有全
有不全有盡有不盡由所稟有厚薄清濁所遇有中常變順逆
也此亦命也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知下
所稟雖有厚薄所遇雖有順逆而降衷秉彝無善惡之殊蓋有
人所稟受之性存焉須盡此心以合乎理始得君子則不聽
之于天而責之于己不謂此爲命而委之也此

君子所以過人欲存天理而得性命之正也

新講上五者之性是氣稟之所有雖上智不能無下五者之不
性是皇降之所同雖下愚未嘗絕上命字指定數與定理言
下命字指氣稟與遭遇言如晏嬰智矣而不能知仲尼是嬰
稟得智之淺者所謂氣稟也命也如舜之于瞽則仁或不得
于父子如文王之于紂則義或不得于君臣所謂遭遇也亦
命也上節五个之于字不作欲字看須還他之于字而舍不
欲字意在內如同視同聽同美等是也下節五个之于字是
舉理之專屬者言之猶云仁則屬于父子也餘倣此若仁之
于父子有至有不至等意直到命也處方見天道即仁義禮
智之所從出而渾然之全體也但分屬于父子等則曰仁義
禮智全體于聖人則曰天道聖人之于天道只在知行上說

雖性反安勉之不向而天道屬之則一也○大全蔡氏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氣稟所生仁義禮智天道是氣稟中所具之天理合求成不氣質之性都是賦于天稟受于人性命合一的無奈人于前五者言性不言命于後五者言命不言性竟還一邊故孟子于兩邊並存中特舉其重者以儆世不言性所以矯人世之言性而過其縱欲之私不謂命所以矯人世之言命而作其盡道之念上節命字指富貴貧賤之定數而兼有理下節命字指氣稟之清濁厚薄而兼所值○聖人之于天道亦有至有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固于天道胳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于天道爲未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則于天道胳合而純亦不已矣若夷惠尹只爲一偏之聖是于天道爲未至也○仁之于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詞雖兼至不至其意則主于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按中庸天命之謂性註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性命俱兼理氣言而氣質氣數總在一氣字內上下節或言理或言氣總是于二一性命中二一義互相發非將性命做兩樣看而君子所不謂又總只任理不任氣而已此了然易明不容蔓衍也

浩生章全旨　首節許正子以信善下六是推其極而斷其爲人○通章以善字爲主人心只有此善信即善之實也是初下手的工夫美即善之積也大即善之發也聖即善之妙也神即善之至也是究竟地步總究得繼善之本體而已語意雖對浩生說已隱實激進正子意上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發趙註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樂正子之爲人也

學力言之善人也亦信人也

析講善人空講不可說出實義信人又曰信人二字便見得以爲善人則有餘以爲信人則不足介在中間的人了此意

合一書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叅序不害又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

析講何謂善信只就善信名義發問非問正子何以謂之善信人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叅朱子全孟子曰人情莫不好善惡惡其爲人存心處事行已接物一皆合天理實人之心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析講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此便是他處有可欲處故人皆欲他○集註可欲不重人欲我重在我可欲凡事在天理上做來予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不存無惡之謂善

叅朱子善人者或其天資之近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眞以爲然而善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眞能有此善于己而無一毫虛僞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也

析講此二節是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廣以盡其餘要分別主客○師類善人能無惡矣未必能不失也必知至意誠而善處有諸己非若有若亡是之謂信○集註實有之是字指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叅朱子然人固以善信爲賢非以善信爲極也等而上之豈無更進于此者乎蓋由善而信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積實于身無少欠缺雖其隱

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粹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

析講充實有諸已者無僞也可保而不失也充實者盡善也皆足而無欠也一毫未備猶未充實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于善處故○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充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充實事事都行得盡○蒙引

充而深厚○蒙引上節信雖訓實只是一二善之實此節實字則萬善皆實故謂之積實是也美是純粹無疵之意蓋有虛欠即有瑕疵無虛欠故純粹而美美字要從充實字看出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蔡朱子美能充于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于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彌滿而光輝發越其在躬也則睟而盎背而施于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體用極至而不可加是則所謂大人也

析講大字全從光輝上說美猶有餘于內不足于外大則內外俱有餘去聖人地步不遠但微着思勉耳是所謂大而賢人之業是也○存疑此節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中庸之誠則形著明則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蔡朱子大而未化則其大者猶出于勉然而有迹可見也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加春融凍解渾然無迹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是則所謂聖人也

析講存疑化是功夫熟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于四體不言而成如金之融化于火水之融化于日也○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加反之之功斯所謂聖之至

與○功夫至于大則盡矣下面聖神只是熟而又熟耳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合參然聖不皆不可知也聖而不可知則至德純乎不顯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爲德大業溥乎無外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爲業蓋無方無體而變化莫測矣是則所謂神人也

析講不可知兼體用以體言如孔子毋意必固我是也以用言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神不外乎聖但聖不皆神如孔子夷惠尹皆聖也然夷惠尹可下以清任和知之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聖不皆神看作兩樣人好若作一人看只是三之下了○善信美是成己事大聖神則兼其充積之誠而自然及物者言之要皆一善所充也美就在中言大就在外言化自我之不思不勉而言即化其大之之迹也不可知自人之莫測其所以然而言正指其化之至妙也神不在聖之外聖之妙則爲神耳○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詞○美大聖神以人品言節節有个人字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但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黎朱子人之所造其地位不同如此正子則善有餘信不足蓋介在善信二者之中而學力未充尚居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使不以二者自足而以四者自勉則所造未可量矣此吾之厚望哉

析講點出四之下一語見得自善信而上還有無限地步善信豈是住脚此中便含勉勵正子意在

逃墨章全旨

上節言異端反正而待之當怒下節言待之者之過嚴也異端之與吾道抗固是與道相左其中豈

無自悔其非者病在吾黨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歸斯受之之說非徒欲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爲用也

通章總重歸斯受之句

蔡氏曰此章論君子待異端之一道不重論今人待異端之失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發存疑孟子曰異端之反正有漸而吾儒之設教以寬方今楊墨之徒迷而不悟固難望其以吾道爲歸矣如使爲墨氏之學者或厭其務外則必慕近寔而歸于楊者其勢然也爲楊氏之學者或厭其太簡則必求中正之圖而歸于儒者亦其勢然也夫學楊墨者既歸于儒則與楊墨之害吾道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爲吾儒者斯受而教之憫其陷溺已久取其悔悟方新因事開引使其不疑以同歸于道而已矣不必終其既往而與之辨也此楊墨之所以安于反正而勿去者也

析講南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處亂爲我者狹隘而私豚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爲者固非猶愈于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逃墨二句申說歸到儒上兩項俱與儒有害但窮其勢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受之不是徒受有備之大道意○

集註 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于忘其身二本故目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但全遺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已上見得○未句歸宇直作楊墨歸儒受字直作儒乎說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發存疑今之儒者楊墨既來歸而乃與爭辨必爲之追其既

往之失焉　如追放逸之豚既已入其並使不得逸矣又從而招之以羈其足斯不亦已甚乎安知彼之既歸者不將甚其嚴而思叛法彼之未歸者不將畏其嚴而不復來乎則異端之不返平正者未必非吾儒之過矣

析講辯字重看來歸追咎意已在

此句中矣追咎便是不受之意

有布章全旨　此爲當時取民無制者發全重用緩一上下二節但不一時併征之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之取之於冬皆以其時若併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朱子序孟子曰君子之于民征賦有常數君子不能自織而衣也則有布縷之征不能自耕而食也則有粟米之征不能自與作以供事也則有力役之征三者之外別無征矣然而君子征之又各以其時而不併取于一時焉于夏則用其布縷之征因蚕績成也而其粟米力役二者則從緩于秋則用其粟米之征因禾稼納也而其布縷粟米二者則從緩于冬則用其力役之一因農功罷也而其布縷粟米二者則從緩而民之財方得以漸取漸出而不至于困之矣若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室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而有殍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室家難保而父子離散矣夫國無民何以爲國上者可不念哉

析講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力役之征自丁口所出唐人租庸調之法租即粟米庸即力役調即布縷○讀禮疑圖曰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殺曰粟脫殼曰米力役有二其一工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番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

諸侯章全首　此見人君當識所寶意土地人民政事此極重而當寶者若寶珠玉則必置三者于不理故殃必及身身字是動其切己之想殃字是竦其危亡之禍上寶字以所係之重言下寶字是珍重愛惜之意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黎序孟子曰諸侯之所寶者有三焉土地所以立國而爲基業所由係人民所以守國而爲根本所由固政事所以經國而爲紀綱所由植三者所當寶者也知此而守之勿失則身安而國永安若寶珠玉者寶非其寶殃必及身矣可不慎哉

析講蒙引　諸侯之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是土地至重在所寶也何以守位曰人后非民罔使是人民至重在所寶也苟夫所以經其土地而理其人民者政事不又在所寶乎○人是百官民是庶民政是人綱事是節目

盆成章全首　此章見人不可恃才意首二句因其見用而策其必敗下明其言之所以驗也○凡人無才者雖欲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悖道矣作矣不至于行險取禍不止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黎序盆成括仕于齊之時孟子預慶之曰死矣其盆成括乎至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預知其將見殺曰夫人非有才之難而聞道之難聞道則善用其才而利國保身

但必出之今指之爲人也小有才能而未嘗學問子忠信仁義之大道茫然無聞也則必妄作致禍是其才祇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恭以理必之夫豈以僞中之哉

[眞註]小有才是畧有才樸誠敬之屬大道如仁義忠信是也

之[眞註]章全旨　此重孟子設科上或人雖至無識終未爲竊屢之人紹之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眞]序孟子之滕滕君館之于上宮有織屨[眞]成置之牖上既而失之館人求之不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予以是爲竊屨者不拒若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之如字

[眞]舊讀爲抹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置也言予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

[眞]序或人因而問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予以是竊屨之故而來歟與曰非爲竊屨而來也以夫子之設置科條以引進學者也其有既往之失不追責之其有潔己而來者不非却之苟以是向道之心至斯受之而已矣非謂其爲竊屨而來也

[眞]孟子大道爲公之心其亦見諒于或人如此

[眞]序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觀或人能說道一良正大的話則若是乎從者之廢也何若是乎三十宗疑戲詞○丕曰設教

而曰設科者蓋以教人必因其才其科目自別也如成德達
材之類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不是說後日之不善○
來與來字是來勝非來學也來者來字指來學言

人皆章全旨 此章提出真心以示人見當擴充其良心也首節
泛論人不忍不爲之意重充字
達字衆節指出不忍不爲之心而推廣之便是仁義重二
末二節皆是申明充無窮之心總完得首節達字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桑輔氏孟子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于性發于情統于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甚至于其所不忍不爲者亦或有

而忍且爲矣今人皆有所不忍推之以達于其所忍使所忍
者而亦不忍焉是即惻隱之仁也人皆有所不爲推之以達
于其所爲使所爲者而亦不爲焉是即羞惡之義也

蓋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性者得矣

析講不忍不爲但以心言爲雖在事所以爲之者心也擴此
心之用無少壅塞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微則謂之
充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類○ 陳新安曰達如導水
自畝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于中也此
喻最明白○ 不忍不爲乃仁義之端達之
與爲即仁義之全體下節只是申解此節耳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安穿穴窬偷攜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衆序達之如何如官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滿無欲害人

之心量凡有涉于穿鑿人者皆所不忍是謂能達之于所忍而仁民愛物仁不可勝用也穿鑿者人所不爲也人能充滿無穿鑿之心量凡有類于穿鑿者皆所不爲是謂能達之于所爲而徙行立義者皆所不爲也

新講蒙引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穿鑿字面以示人知所達耳○上文仁也義也以體言此不可勝用以用言○此節蓋損其不忍不爲之實達而充之耳○此合上節皆兼言仁義以下專言義者蓋仁只是一路只是个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故說个無穿鑿人儘可包括義却顯項多玩末節一類字可見下二節猶是舉以見例非以此一節說盡充義之一直也○無穿鑿人之心無穿鑿之心皆以人之良心言若爲私欲所蔽或未必有此心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鑿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戚有所食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愧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蒙引然義之爲端甚多而穿鑿之類非一必如何而後爲能充無穿鑿之心哉如呼人爲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也人或有所食味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寔也其中心慚愧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寔也是即不爲穿鑿之心也人能充此不肯受之之寔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鑿之心使無所虧欠則凡一毫苟且汚辱之事人以取輕于人者皆其所不由而無往而不爲義也

新講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寔是充無穿鑿之心故曰無往非義無往而不爲義即不可勝用意變文耳○蒙引本文受爾汝之寔非穿鑿也而說其義者蓋穿鑿非受爾汝之寔而充其無穿鑿之心則必亦無受爾汝之寔也非是又添一節但較穿于穿鑿也下文言有意採取于人者是皆穿鑿之類則益寬矣○人能充無穿鑿一條寔該下文兩條蓋充之云者正謂充到此地位若只推得數事而已未可謂之充也且人知末一條爲弊以見例而不知中一條亦弊以見例也○蓋人之以爾汝加我者是輕賤我也我或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必其所爲不義而卑其羞惡之良心也若

無受爾汝之實便是羞惡之心能充此羞惡之心即凡有類乎穿窬足以取賤乎人之事皆斷斷不爲故曰無往非義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忝

餂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獸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卑劣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衆太全不但已也爲士者如干應接之間未可以言而强爲之言要去動人是以言餂致人情者也如可以言而竟不爲之言須故爲隱忍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致充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卑劣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太全蔡氏曰以言不言餂人是穿窬之類也故人于穿窬不爲而于此或有爲之者是以亦穿窬之類皆義此孟子所以勞緊示人也○上三節說人此節說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勞緊示人也○上三節說人此節說士蓋說到言餂不言餂頗爲細密上文穿窬爾汝士似可以不必慮若此語默之微士尤當留心對酌註特舉以見例例字正解白文類字○彙解王觀濤云穿窬探取人物言餂不言餂探取人情故曰穿窬之類看來不必拘蓋凡不光明不正大而難以告人者俱爲穿窬之類不必以探取二字求合也如上節無受爾汝亦爲穿窬之類豈得亦言探取蓋兩節皆舉以見例不必拘于字面也

言近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言道之準見不必過求之遠博而嘗在近約二字觀下文自見公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黎紹聞編孟子曰垂訓立教必資于言而言有其至善者在焉蓋有言必有指而近遠殊致如言極切近而其中所含之指却深遠者則說非過高而不合于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于至理此善言也經世宰物必資于道而道有其至善者在焉蓋有守必有施而約博殊功如守極簡約而其中所發之施極廣博者則得其至要而道爲有本善其所推而道爲有用此善道也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是故君子之言也止就目前之近事平平立論若不在衣帶之下而人心之至理無不在于其中其指之遠也信乎其爲善言矣

大全蔡氏曰此揭言道之善以爲過求者程謂必如此而後善言近而近言中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淺近言也○不下帶只是就日用之常皆人所能知能行便是目前至近而理則至精至微原于天命具于人心便是道在這字眼見高妙意旨遠相貼如論鳶魚而上下察之義是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黎紹聞編君子之所守只是修己之身可謂約矣而舉而措之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而天下自平焉何其爲善道矣

析講天下平無工夫在修身內○天下平不下作感化說觀二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見得治世之理不外于治身之中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

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施之病

衆人大全夫治身之與治田也必先治己而後可以治人之田也今人通病在舍其自己之田不治而欲芸人之田徒欲人之各修其身所求於人者重不務自修其身而所以自任者輕不務守約而務施博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大本故也而欲天下之平可得乎此善道所以必歸之君子而善言可知矣

析講此節與詩之興體相似下二句是正說○劉上十五日善言善道平開君子之一節意而單貼之亦古人隨意說文不必拘拘也如畏天之樂天之守只說求心不忍不忘爲後只說充無窮古法無因而有偏有撇有側串扭一合者皆非也

堯舜章全旨

通章欲人盡性以希聖首節者堯舜湯武一性一反做个樣子大節概言聖人率性之事即法之所在末節見君子當純心行法以復其性正反之

之事○以性字作主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稅干曰無意而自然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衆序孟子曰聖人之德終固無殊而始則有異古聖若堯舜者乃天理自然性而渾全不思不勉之聖人也若湯武者由于修爲以復其性而至于聖是爲反之也

析講大全朱氏兪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與成功而言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之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指其人而言曰性之○蔡氏曰者字以人言兼堯舜乃是天性渾全的人反之之字即承上文性字言修爲以反復其性見湯武能合德于堯舜意○前章數五伯說總以道之誠言此章主聖之安勉言前章性之之字主道而言言道出于性也此章性者者字主

人而言。言性者之聖也。身之及之亦不同。身之乃反之之功。惟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反復其性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

祖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參存疑。性者之事何如。如下文動容而顏面之間。周旋而動。履之際無不中于禮節者。乃盛德之至也。聖人一身渾全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禮。乃自然曲中而非有意于中也。一見死者哭之。盡哀。蓋聖人誠心激發自然傷切。不期哀而自哀。非欲生者感我故哀也。日用彝倫經常之德。皆盡其道而無邪曲。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稟性自然。不回不是欲干祿故不回也。一言一語必然信實。則言之必行。所行者在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有德之言。自然必信。不是有意于正。行而爲此也。蓋法由此立。命由此出。此性之之德也。葬舜之所以爲聖者。亦可即是而推之矣

蒙引　正行不與生者非以正行數句要說得無性舜反之之別。故此節要說出自然而非有意爲之之意。須與下節意少異。○此條只是性者之德不是指葬舜言。如哭死而哀非以干祿。此處都說葬舜不得君子行法俟命亦然。○此節四平看各段下句不作推原只是申明自然意耳中禮而曰盛德之至者蓋容貌之動乃德之符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來必合乎禮也必信必字非期必之必乃心口相符無有不信之意言行相符言語必信雖正行之地然聖人則自然如此非有意正行而然也。○動容如何中禮如視不上于面不下于帶予之燕居申申之類是也周旋中禮圓中規是也此亦是舉小見大者可知經德猶云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

能盡其道便是不回○【異註】性外無德得之即爲德德外無禮履之即爲禮自然意在至字上見之有一毫勉強則德未盛盛未至矣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意也○程子曰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叅輔氏曰反之之事如何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有法如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身體而力行之盡其在我之所當爲至命之有吉耶福耶聽其自至吾無所避也俟之而已矣雖未能如性之者之安行自然而非有所爲而爲之及其成功一也湯武之所以爲聖者亦可即是而推之矣

【蔡氏】析講曰行字着力有修爲工夫反之之意正從此見俟命之正歿壽不貳意正行法之純○行法不必拘拘以上文貫而上文事亦該得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亦在而已矣者見得法如此吾行吾法而已而非有所爲也○【蒙引】君子行法法是依法而行也堯舜不待行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此所以爲性者反之之別

【說大人章全旨】此示人以遊說之道首節言說大人者不當有所畏下文是推言所以不足畏也通章藐大人處全從我所不爲處見得而究所以不爲之故幣緊在替古之制何若在我無此古制自然壓他不下此爲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諸口故孟子云然耳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當貴高顯之貌藐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叅】大全孟子曰今遊談之士欲于當世之大人而思有以說之一也其胸中之奇者則當藐之若不介意勿視其巍巍然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則心無所怯而後言無不盡也

【析講】朱子曰此主于說而言如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

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
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爲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至有所
懼性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
必至于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矣
○藐以心言不是禮貌上傲他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
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
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
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班

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餘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
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
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
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兼家引魏非故傲之也亦以其所爲巍巍者原至輕耳彼大
人所居堂高則數仞榱題則數尺是宮室之美巍巍然也我
若得志弗爲此宮室之美也食饌列于前者方一丈侍妾列
于側者數百人是食色之盛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食
色之盛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車馬以甲徇後車之隨千
乘是晏遊之後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晏遊之後也在
彼之勢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古
聖賢之法制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
以吾義吾何畏彼哉夫如是而後可以說大人矣

析講制字不是制度只是制裁欲而
賢相傳而守之者○看來上三不爲皆是鄙其纔欲無檢而
不爲○蔡氏曰大人不足畏以己有高于大人者非貧賤矯
入之謂三不爲謂志之別有所托而不渥于富貴也○王觀
濤曰制字有味正對他放縱無制說

養心章全首

養氣一日養心之要也孟子下書三言養字二日
但不是不爲上二段事便謂之制
此示人以養心之要一日養性一日養心合而觀之氣生于理善
養氣者在養性理具于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消于欲善養

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心存而性存
氣不必言矣○首句提起下申言之也不存邊輕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入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衆甫解孟子曰人之有心乃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也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恒足以累其心故養心之道莫善于寡其欲焉欲保此清明純一之體亦惟于聲色臭味之交制之不使其流而已如其爲人也能知養心之要而寡欲則外感不雜內境常清心未有不存者也如其爲人也不知養心之要而多欲則物感既挫中心無主心未有能存者也人心道心迭爲消長知此養心者其知之矣

析講欲未便說到那箇不好的物事上去不好的欲如何說寡寡欲註以節字貼之甚好與克伐怨欲不行焉不同彼只制之不使流于外此在內境上用工○雖有不存焉者寡只重能存意雖有不存焉者寡只重不存意不必泥寡字面○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此皆性之所有而人所不能無者豈能絕得要有節耳寡欲如察識于內欲之萌而識其所自出檢制于外欲之交而防其所自入皆是此句且虛下四句正見寡欲所以爲養心之要也○

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操存而此又言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攻之者乘虛已則滑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于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此格物致知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所當察也

曾哲章全旨

此章見曾子之考思須玩不忍二字曾子不食之一不忍處全要發出下段懷愴悲慨之意

意蓋曰羊棗猶在吾親不得復起而食之此正是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參岸昔曾晳生時嗜食羊棗而曾子于父既沒之後遂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曰膾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參淺說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尤美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宜亦不忍食膾炙也然則曾子何

何爲食膾炙而不忍食羊棗孟子曰膾炙衆人所同嗜也羊棗曾晳所獨嗜也人之所同嗜者則以衆人親之食之自不覺而不忍之心無所激發之所獨嗜者則以吾親親之有食必思親而不忍之心激切于中此所以不食也此猶諱親之名不諱親之姓以姓者人所同也名者親所獨也故諱之也

朽講獨字最重惟其同嗜故未足以觸其孝思惟其獨嗜故深足以動其感愴○【麟】【士】曰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養志是生能盡其養不食羊棗是死能盡其思○諱名以下是喻同獨之意○【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逮事父母謂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母心也則雖諱親之名亦是恐其觸而有感焉耳正與不食羊棗同故以爲証

【萬章章全旨】

此章以中道爲生中道所謂經也狂猖未能中而可進乎中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之乎中以傳經常之道乎不在耳前七節發明孔子思狂及猖之意後一節詳鄉愿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之之術

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蔡引萬章問曰嘗聞孔子在陳曰盍歸來乎吾黨及門之士狂簡求望高遠知進取矣但就不忘其初其肯習未能改也此吾所以欲歸而裁之也然則孔子當日在陳何不思其士者而取于魯之狂士耶

析講大全蔡氏曰狂簡是名目只重狂字狂者必簡也進取不忘其初非申解狂簡之所以為狂簡者如此○註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即下文嘐嘐古行不掩言意此處且勿講明蓋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問也○志大謂狂畧于細事謂簡進取正見其狂不忘其初即不忘其狂之其止于狂不必以不忘句貼簡字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狷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旨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中為貴誠得天資純正行乎道之中而無過不及者吾以道傳之所深願也今既不得中道以次而行者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不甲而進取狷者毅然有守而有所不為也得其人而激厲裁抑之固皆可進于中道也由此觀之孔子豈不欲中道之士哉不可必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于狂士也

析講孔子不得四句是引孔子之言下是推其意○蒙引其次專指狂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曼魯之狂士一句○中道二字提起重看言無過不及有狂之志又

有猥之一字而併融其偏者也○中道狂猥俱以天資言與之謂教以學問之功而進之聖人之域也若中道則兼學問說則品詣已成夫子無可與之矣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衆蒙引章曰敢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斯可謂狂矣

析講此問狂者之人何以謂之狂乃問狂者之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衆序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之狂矣

三子者其孔子之所謂狂士矣

析講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

大全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琴張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衆序章曰有狂之多必有狂之定故問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嘐嘐者進取之志同便是

衆淺說孟子曰狂者其志大故其言亦大嘐嘐然曰古聖賢

之人古聖賢之人動輒稱之以自期也及即其言之大者與其目用行事乎考之而又不能如其言也稱古人所謂進取行不掩所謂不忘其初也孔子之思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猥也是又其次也

析講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為言大也觀提其志二字于中平上可見行不掩正是其志大處非貶詞○其志二字徵讀嘐嘐然三句相連讀夷平也將其行與言比則行不及其言也○朱我孔子思進之于中而傳以道意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黎序思狂者又不可多得于是欲得不屑為不潔之士以備其不及而與之以道是猶也是孔子之謂有所不為而比之狂者則又中行之次也夫其思狂也固思中行之心也孔子之為道計者切矣

所講勝士曰狂及猶者完之必也狂猶語也又其次其字不指狂者狂者同中行之次猶者又中行之次也○以上思而猶不屑不潔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慊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黎序章既得狂猶之說矣因孔子又嘗曰有人于此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全不之慊焉者其惟彼鄉原之人乎鄉原蓋德之賊也章引之而問曰不知所以謂之鄉原者其寔何如而見惡于孔子若此也

析講註似德非德句預透宜潤○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聞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子惡鄉原之言而問之是欲究鄉原爲人之寔故下文只荅以鄉原爲人之寔未詳其所賊德也○【夔源輔氏】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則固非真愿者也○德卽中道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

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識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黎序孟子曰欲知鄉原之爲人亦自其志行觀之可矣狂者以古人自期其志足嘉也彼鄉原則識狂者若曰何用是嘐嘐然也言不顧其行行不顧其言則動輒曰古之人古之人耶狷者不屑不潔其行足嘉也彼鄉原則訊狷者若曰行又何爲是踽踽然獨行涼涼冷落于人無所親厚哉人既生于斯世也即當爲斯世之人而不必好古以自高也爲斯世之人使人皆以我爲善焉斯可矣何必絶世以自潔哉鄉原志意如此于是不爲狂者之嘐嘐不爲狷者之踽踽涼涼不敢閹然以媚于世而取容者是鄉原之行也

析講何爲是嘐嘐五句是鄉原識狂者之言行何爲一句是鄉原識狷者之言行亦未必鄉原寔有是言是孟子推其意向如見其志之言○亦未必鄉原寔有是言斯可矣緊頂爲斯世也三句又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此○善斯可矣緊頂爲斯世也三句又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此○善斯可矣緊頂爲斯世也三句又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此○善斯可矣緊頂爲斯世也三句又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

不敢行出一件與俗之事此孟子評論鄉原也○踽踽属行
已邊多涼涼属待人邊多踽踽如獨清獨醒意涼涼亦非刺
薄只是不諧俗更覺冢落耳閹然是深
自韜藏圭角恐與人異故曰媚于世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爲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孟序萬章曰一鄉有公論矣皆稱之爲原人焉必其立身行
已無所往而不爲原人矣夫謹厚似亦
無害于德也而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
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
也流俗者風俗頹弊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
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泰張氏孟子曰子亦知鄉原之情狀乎其善自矯飾將欲觀
舉其失而非議之令人無可舉也刺也惟與時浮
沉同乎下流之俗媚衆委靡合
乎汙濁之世而毫無執守心之所居非真忠信也而深情厚
貌似乎忠信身之所行非真廉潔也而好名矯譎似乎廉潔
此正其閹然媚于世者衆人不知皆悅而稱之人既是之矣
彼亦自以爲是求無悔吝而終其身不可開其迷通其蔽與
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
德之至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則出于一己之私竊德之似
者也乃使世俗之人惑而效之以似爲真
不但自害且以害人矣故曰德之賊也

新議無舉無刺訥其善爲彌縫以處已言同流合汙言其巧
爲迎合以待人言此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方是落居之是
存心行之是制行○其不可入道病根只在似字故字總承
一節賊字承似之而寔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是中道

正後面所謂經也鄉原不狂不猶似中行而寔非中行乃自以爲是而居之不疑故不可與開其迷通其蔽而入堯舜之道○此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而非也○同流合汙與尋常隨俗習非者不同蓋他人隨俗習非乃是不能自守而爲世俗所染溺耳此却是自託于達人之和光而曲爲俯仰調停之術以徇天下然又無流與汙之迹若有流與汙之迹又可非刺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猖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黍存疑　孔子嘗有言曰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爲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爲非此不足以惑人也惟天下之似是而寔非者最爲可惡以其能亂真也如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能辨誰爲苗故亂苗莠正恐其亂苗也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爲真義故亂義佞正恐其亂義也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爲真信故亂信惡利口正恐其亂信也鄭聲雅樂惡鄭聲正恐其亂雅樂也使人聽之以爲稚樂故亂雅樂紫似朱使人視之以爲真朱故亂朱惡紫正恐其亂朱也鄉原非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真虛其亂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以爲德之賊者非以其亂德之故哉

析講存疑　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胸中有箇畧本是不義的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這一段道理全似個義知他瞞過之說辭信其言擊節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利舌便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有同患難同死生的意思聽其言雖曾鮑雷陳不過人皆以爲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蔡氏曰上文言鄉原德賊莫非似是而非之意既發明孔子之意而此節又引孔子

之一言以証之首句是言下正言惡似而非之實德者堯舜
太中至正之道萬世之常經也邪僻作而經斯亂矣大經正
而鄉原之邪僻息矣此上下相承之旨○[註]恐字是緯推
其惡之之心亂者眩亂莫辨之意當重惡鄉原句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
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
其私而邪慝由此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
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慝有邪慝不足
以惑之也○尹氏曰君子取夫壯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
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
絶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

反經而已矣

大經不正而人心之眞是未明耳君
子有世道之責者惟在反經而已矣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乃堯舜以來萬世不易之常道天下事無有出此五者
君子躬行以率之于上而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于下使
大經昭如日星而復歸于正大經既正其他節目皆可舉則
風化之本以端而庶民皆有所觀感莫不興起于善而惟常
道之是遵矣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是者知其爲是非
者知其爲非則邪慝不能爲之惑而異端之道自然銷鑠而
至于無矣至是而堯舜之道不將大明而中行之德誰能賊
之哉不然後世如鄉原之害者
何可勝言君子寧漫爲之計耶

析講

大全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于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一
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王觀瀾]曰此君子有世道
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爲堯舜窮而在下則爲孔子不可專主
在上者說失孟子自任之意○經原無不正只復之便是經
正○一章旨本是思狂狷惡鄉原乃結局處獨歸庶民最當着
眼蓋徒靠幾個狂狷嘐嘐踽踽遭鄉原侮慢濟得甚事救
世君子所以思狂思狷正要與吾黨共較舞無民庶民既興
野夫遊女皆有志氣骨力則閭媚風氣如雲
霧之消故何獨一二鄉原故曰斯無邪慝矣

由堯章全旨 此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而終之以自任之意明已之得統于孔子也前三節敘群聖重在孔子末節重在二个字隱然有守先待後意道統之所以傳總在見知聞知四字而見知邊又輕重蓋聖人之道必有同時之見知者羽翼推廣之于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傳之緒也○見知聞知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道統之所以不絕者賴此而已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衆說 孟子曰聖聖相傳大道不息嘗稽之古精一執中之傳自堯舜始由堯舜至于湯計其時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若湯則聞其道而知之而堯舜之道湯傳之矣

析講 大全雲峰胡氏曰論孟未嘗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是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大經言心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知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可例其餘矣然考之書稷契不下于禹臯而禹曰予決汨洚水警予告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陶土作瓦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予何善可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益奏庶艱食鮮食予隨山刊木奏庶艱食鮮食予與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予何

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見于仲虺論中矣是知萊朱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蔡虎峯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其道若孔子則聞而知其道而文王之道孔子傳之矣

析講趙註散宜生文王內臣之一也呂尚有謀勇而爲將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雲峯胡氏曰散勝急義勝欲之類太公發之有助焉○蒙引要之亦不必取徵于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理與其粲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爲而發之遺言緒論爲之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繼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肯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

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
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
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
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衆大全由堯舜至孔子約五百餘歲而聖人出所以異世
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寔賴同時之見而知
之者知之于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而知之于後耳自
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見鄒至魯二
近聖人之居又若此其甚也宜其有得于見知之真者矣若
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斯道之傳蓋深有
可憂而有斯道之責者無容自薄矣
析講大全朱子曰禹學之徒皆名世之士伊尹大公文王湯文
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
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見而知聞而明者蓋以同時
言之則斯道之傳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
後世當以前聖爲師

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于
不居而其自任之寔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
僕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乎斯
也○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
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一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
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二百六十四年
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二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
于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游見孟子而藏倉阻之
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夏其年先後于穆公之問繇可見矣○
近聖人之居以鄉鄉言孟子鄉人也分明自任下二句如何
又推該分明是反言以失其必有見知與聞知也○蒙引爾
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
于思孟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二子而自擅見知也曰不
然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
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
孔子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輒出孔子之道尊此
孟子所以自任見知者欲以俟後聖于無窮也

孟子卷之十五

大尾

元祿十丁丑載孟春穀旦

住寺町通五條橋詰町西側

平安城書林天王寺屋市郎兵衞好廷藏梓

題新刻四書正解後

夫道無他爲率性是也人而率性則爲孝爲臣必忠凡夫婦之別朋友之交亦必有其道而日用彝倫不可須臾離也其齊治平之驗不求而自至焉故不云乎

道在邇而事在易若夫學道
而求諸遠求諸難則離安在
其爲道也哉是大可歎漢興
來談經窮奧止數百家然其能
得正意者幾家而其間眞識
血脈路者尤爲鮮矣多厭通
馳遠舍易取難繇是而五車
萬軸牛汗棟充而學者泛然
莫識適所從滔滔古今皆是
也君子病之矣今大清之人
有孫右氏者用力於經學刻
苦積年而始能成其書總若
干卷命曰四書正解其志欲
爲天下後世啟extant者也

元祿某年航海入肯島賣書翁某獲之一日問余而曰此冊子倘有益於學者迺吾將壽梓以廣其傳爲予其圖之余就而撿點之務折衷諸家間附以己意其合參折講事簡而詞白義得而理盡可謂

蔡右先得我心其通且易者矣甚便於講習視彼顧奴失主者大有庭逕於此不自揣窃以國字作訓點功成而某喜而持疾去客有詰余曰是果爲階梯乎抑或爲蛇足乎未可以知也余長吁曰客非知言

者居我語之女若朱夫子當勉
宋稱鉅儒上自六經四子下
及通書離騷等書蔑不悉有
釋其學宏博其識精深議論
正大文章雄渾確乎義擇崇
乎德風人仰之如泰山北斗
實河南已來之一人而後世

未敢置異論焉為尚且不免於
有少出入而況於孫右者乎
擇而采之存乎其人焉耳矣
要之學道者直從堂入室親
見孔曾思孟而可也若徒弄
紙上死語不得之心猶竟日
對畫餅然雖目視而美之畫

餅豈可使能飽人耶然則何益矣客幡然正襟而謝曰我過矣時某來告刻成遂爲之跋

元祿丁丑春三月癸生魄

洛陽後學二雲義正新四郎謹書